

云卿◎译

島田 庄司

Shimada Soji

金色之鶴，
銜来了最不可思议的罪与罚！

最佳本格推理小说BEST100 1

《文艺春秋》年度十大推理小说

「旅行三部曲最终章」

北方夕鶴 〜杀人事件〜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北方夕鶴2/3杀人事件

(日) 岛田庄司 著

云卿 译

KITA NO YUZURU 2/3 NO SATSUJIN

by Soji Shimada

Copyright © 1985 by Soji Shimad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bunsha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bunsha Co., Ltd.

through Beijing Hanhe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方夕鹤 2/3 杀人事件 / (日) 岛田庄司著; 云卿译. —2 版.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133-1034-5

I. ①北… II. ①岛…②云… III. ①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6879 号



北方夕鹤 2/3 杀人事件

(日) 岛田庄司 著; 云卿 译

策划统筹: 褚 盟

责任编辑: 赵笑笑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初木炎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625

字 数: 140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二版 2013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034-5

定 价: 2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1	序 幕 电话
8	第一章 在夕鹤九号列车上的人
59	第二章 彷徨的盔甲武士
102	第三章 千分之一的幸运
154	第四章 黑暗中的夕鹤
226	第五章 奇迹的翅膀
257	尾 声 在机场

序幕 电话

“竹史，是我。你知道吗？”电话里的声音说道。虽然已经好几年没有听到这个声音了，但是吉敷立刻猜出了声音的主人是谁。这是忘也忘不了的声音，像在撒娇一样，有鼻音的声音。

“是通子吗？”吉敷说。刑事一课的办公室里，像平常一样的嘈杂，所以很不容易听清楚电话里又细又高的女人声音。为了不漏听对方说的任何一句话，吉敷用力地把听筒贴在耳边，耳朵的鼓膜都有点疼了。

“你在忙吗？对不起。”被对方这么一说，吉敷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手表。时间是下午三点十五分。

“别这么说。你现在在哪里？”吉敷很快地说。

“现在吗？在银座。”

“在东京呀！会待一阵吗？”

“东京吗？不，可能今天晚上就要回去了。”

“回北海道吗？”

“嗯？嗯。”加纳通子回答的时候好像有点迟疑。

“因为工作的关系来东京的吗？”

“啊，嗯……”她仍然是吞吞吐吐的。

“已经要回去了吗？出来很久了吗？”

“也没有。只是一两天而已。”

“这样呀！你应该早点跟我联络的。”

“嗯。可是我想你一定很忙，所以……你总是很忙，以前就是这样的。”

吉敷的胸口有点痛。“你在哪里打电话？是公用电话吗？”

“嗯。”

通子拿着公用电话的听筒，将听筒贴在耳朵上的样子，立刻浮现在吉敷的眼前。通子有一头中分式的长发，没有烫卷，鹅蛋脸，尖下巴，大眼睛，从侧面看时鼻子有点鹰勾状。当年或许是年轻的关系，脸部很少化妆，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她却有在眼脸上化浓妆的嗜好。

通子皮肤很白，嘴唇很薄，牙齿细小。她很爱笑，而且总是一边笑，一边撒娇地开着玩笑，吉敷有时会觉得她很吵。不过，她在外人面前文静又乖巧，只有和吉敷单独相处时，话特别多，变得很活泼。她笑起来的时候，大大的眼睛还会眯成一条直线，因为门牙小，所以会露出牙龈。

若说通子在长相上有缺点，大概也只有这些了。基本上，她应该称得上是美女。不过，若这样就说她是美女，也不见得合适。因为当时通子年纪尚小，脸上总有摆脱不了的稚气。

从长相上来说，她不是可爱型的女人，以个性来说也一样。不过，有着一张鹅蛋脸的她，以容貌来说，确实是个美女。不知道她

现在怎么样了？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女性了吗？是一个迷人的女人了吗？还是单身吗？或是已经再婚了？吉敷想问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吉敷用右手抓着电话线，通子的声音便通过这根细细的线，传入他的耳朵。他的心头笼罩着难言的感觉，是无奈、悲伤，还是喜悦和怀念？但是，通子说话的声音越是遥远，他就越想见通子。无奈、悲伤、喜悦、怀念及其他感觉都被甩开了，他的脑子什么也不想了，只想见通子。

通子的声音虽然还是和以前一样撒娇，而且开朗，但是透着某些悲伤。

在随声附和着通子的同时，吉敷也在思考要不要开口要求见面。这种心情就像在玩搭扑克牌塔的游戏，要放最后一张时的感觉。

“我想见你。”吉敷最后还是这样说了。

正在说话的通子突然停顿下来，两人暂时沉默了。

“我们很久没见了吧？好不容易通上电话，见个面，一起吃个饭好吗？”

“嗯……”通子沉吟着，似乎陷入强烈的犹豫中。

吉敷不自觉地紧张起来。“你打电话给我，不是有事吗？见了面，你可以说给我听，和我商量啊？”

又是一次短暂的沉默，之后通子才说：“没有，没有什么事。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听到通子这么说，吉敷觉得宝贵的时间好像就要结束了。他着急起来。

“你现在怎么样？还好吗？我只是想知道这些！”吉敷越说越激动。

“我还是老样子，我很好。一个人也得好好过日子。”

“见一下面也不行吗？”

“唉……”通子发出叹气一般的声音。吉敷皱起眉头，他不明白通子是在何种心情下发出那样的声音的。他不能了解。听起来又像在笑，好像接下来要讲什么有趣的事情似的。

“我也想见你呀。”通子如此说。吉敷静静地等待通子继续说下去。“但是，见了又能怎样呢？也不能怎么样。”通子自言自语般喃喃地说着，吉敷却觉得好像被人用力推开了一样。

“太久没有和你联络了，所以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你似乎一切都很好，那我就放心了。”

“等一下，等一下。你要搭飞机回去吗？”

“不是，我打算搭火车。搭夕鹤列车……不，我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我要怎么回去。”

“搭夕鹤列车吗？那么是搭‘夕鹤七号’，还是‘夕鹤九号’？”

“我还不清楚。对不起，我还没有决定，或许搭飞机回去。”

“我不能去送行吗？”

“不必了。不用来了。你不是很忙吗？”

“不，我现在不忙。”

“拜托，请你不要来！”通子的语气相当坚定，让吉敷一下子沉默了。

“对不起。”通子说，“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好了，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管做什么危险的事，都别把自己弄死了。再见。”通子挂断了电话。她没有说任何埋怨的话，也没有对吉敷提出任何要求。

夕鹤七号的开车时间是二十三点整，夕鹤九号的开车时间是二十三点零五分。吉敷很清楚地记得这两班车的时间。

夕鹤号的班次有很多，除了七号、九号外，还有一、三、五号，等等。奇数号是下行车，偶数号是上行车。吉敷只记得七号与九号的开车时间，所以他打开抽屉，拿出火车时刻表来看。

一号的开车时间是十九点五十分，三号是十九点五十三分，五号是二十一点四十分。看看时钟，现在正好是下午三点半。这个时间要赶任何一班夕鹤号都来得及。但是吉敷认为通子不是搭夕鹤七号，就是搭夕鹤九号，因为那是通子的习惯。

加纳通子的娘家在盛冈。以前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通子要是回盛冈，不是搭七号车就是搭九号车。九号车有A卧铺车厢，七号车没有，所以，如果A卧铺有空位时，就搭九号车，否则就搭七号车。吉敷记得通子曾经说过好几次，“夕鹤”这个名字很好听。

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五。吉敷觉得无法平复自己的情绪，挤进人潮汹涌的上野车站。

二十三点开车的夕鹤七号，在十八号月台。吉敷从蓝色列车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寻找通子的身影，却一直没有看到她。列车要开的铃声响了，响了一阵之后，七号车终于慢慢启动了。吉敷开始跑，他快步跑上阶梯，前往九号车所在的十四号月台。还是从列车的一端走到另一端，依然没看到通子的身影。

吉敷想：没有搭七号车，也没有搭九号车吗？他和通子分手五年了，那是五年来的第一通电话。人在进入三十岁以后，五年就是一个很大的差距，相当于二十岁时十年的差距吧！想想现在和五年前的自己，吉敷觉得差别非常大。这种差别可以说是成长，但是也可以说是“老”。有些地方真的觉得不行了。

总之，现在和从前不一样了。不论是生活的状态，还是生存的

目的，都和以前不一样了，想必通子也和自己一样，想法和态度或许都和从前不一样了。

她才刚刚二十出头，虽说这五年对她而言，并不是三十岁以后的五年，但是她感受到的变化，应该会比身为男人的自己更强烈吧？经历六年的婚姻生活后，突然恢复单身，去了钏路，这五年来她必须独立支撑自己的生活，因此，她是不可能没有改变的。

男人离婚后，仍然拥有和老婆无关的职场世界，所以从某一个方面来说，他可以没有改变，在工作场合里，过着数十年如一日的的生活。但是通子就不一样了，现在的生活和五年前的生活相比，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列车要开的铃声又响起了，吉敷在铃声中想着：通子还记得自己，愿意打电话给自己，已经令人欣慰了。希望她不要只担心别人，更要小心自己的身体才好。

他冷不防地想到刚才在电话中自己说出来的“我想见你”这句话，那是完全没有掺假的真心话，但是这句话并没有打动通子。后来又说的“很久不见，想看看你”，或“一起吃个饭”的说辞，一样没有改变通子的决定。为什么没说出一句更聪明一点的台词呢？

吉敷觉得自己真可悲。他好久没有这样的心情了，已经忘了该怎么对通子说话了，因为他的工作并不要求他必须具备这类能力。

吉敷想：我是刑警，不是化妆品推销员！列车已经缓缓开动，吉敷与列车逆向行走，朝车尾的方向走去，好几次撞到来送行的人群。

那是倒数第二节车厢，玻璃窗上有一只白色的手。那只手在车窗内敲着玻璃窗，敲了两三次了。吉敷看到车窗内的人了。

那个窗户慢慢接近吉敷，从吉敷的眼前经过。一个娇小的女

人，倚靠在车窗的玻璃上。

她的神情看起来有点恍惚，身上穿着芥末色的衬衫，外面还披着一件白色的对襟薄毛衣，衣摆的地方还有灰色的 M 字样。和从前一样的长发，但是现在好像已经不是直发了。由于一直盯着她的脸部看，所以吉敷没有看清她的头发。

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追着吉敷看。但是，并不是吉敷在动，而是车内的她在移动。是她移动中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静止不动的吉敷。她的嘴唇动了一下，但那只是一瞬间的事。吉敷不自觉地拔腿跑到月台的中央。双手贴在窗户上的通子的身影虽然变得越来越小了，但是她的眼睛仍然看着月台上的吉敷。

吉敷下意识地举起手朝通子的方向挥了两三下，她却还是同样的姿势。不，应该说她似乎还是同样的姿势吧？或许她也挥手了，不过吉敷已经看不见了。或许她的脸上有泪水，吉敷也一样看不见了。

为什么她会这么悲伤呢？吉敷一边看着远去的夕鹤九号的车身，一边这样想着。

有乐观型的人，也有悲观型的人。乐观型的人经常保持喜悦，在喜悦的境况下活着；悲观型的人只对悲伤的事敏感。其实，上天给予每个人的喜悦与悲伤应该都是等量的，但是悲观型的人却只看到悲伤的一面。吉敷觉得自己和通子都是这一类型的人。

第一章 在夕鹤九号列车上的人

1

夕鹤九号列车会在上午十点的时候到达终点站，卧铺车厢内的床铺通常会在到站之前全部取下来，恢复成普通座位的样子。B卧铺车厢是在六点五十九分到达盛冈车站以前，就收下床铺；A卧铺车厢是七点五十五分到达一户车站以前，收好床铺。因此，B卧铺车厢从盛冈开始，A卧铺车厢从一户开始，没有买卧铺票的乘客也可以上车。

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七点半，夕鹤九号的A卧铺车厢。列车离开盛冈已经一阵了，“好摩”^①的字样从车窗外飞掠而过，取下床铺的工作接近尾声，只剩下一个床位的帘子还没有被打开。那是一个下层的床位，位于列车前进方向的右边，从前面数来的第二个。

^①位于盛冈市玉山区的车站名。

列车长隔着帘子问：“还在睡吗？”

没有听到回答。

“要收床铺了，请配合一下。”列车长又说。但是帘子里仍然一点反应也没有，不像有人在里面的样子。不知道如何是好的列车长看着同事。同事用眼神示意，要列车长打开帘子。

“要打开帘子了。可以吗？”列车长出声打过招呼后，才去掀帘子。

帘子稍后被掀开后，先看到的是穿着袜子的女人的脚。袜子拉到脚踝处，脚踝以上是深褐色的女式西裤。

“小姐，对不起了。”列车长的手轻轻碰触那位乘客的小腿，但是那位女乘客一点反应也没有。列车长觉得自己碰触到的东西很硬、很冷、很重，仿佛躺在那里的是一块大石头。

显而易见，这是反常的情形。可是，为了不惊扰其他乘客，列车长并没有完全打开帘子，只是从掀开的帘子处窥视里面的情形。

乘客仰面躺着，头部侧转，白色的对襟毛衣盖着脖子以下的身体，对襟毛衣上有血迹。一股异样的气味，先让列车长打了一个冷战，那是血腥味。接着，就是已经变色的白色床单。在阴暗的光线下，床单的颜色几乎变成全黑了，但那当然不是黑色的，等列车长的眼睛逐渐习惯帘子内的晨光后，就发现凌乱的床单上的东西是红黑色的血。用手指去摸时，手上还有湿湿黏黏的感觉。

相当多的血。列车长弯腰查看尸体的上部后，立刻知道了为何会有那么多血。女尸脖子上的颈动脉处，有一道相当大的伤口，这个伤口让列车长张大了嘴巴。被厚厚的帘子掩盖的空间内，光线不是很充足，很难看出死者的年龄。死者看起来好像很年轻，但是从穿着来看，又觉得或许不是太年轻。这是列车长的想法。

夕鹤九号于上午十点准时到达青森车站。因为列车长已经发出消息，所以青森车站的月台上早就有很多青森警局的警员在那里等着。夕鹤九号的乘客里，有很多人要搭十五分钟之后开船的二十五班次青函联络船，A卧铺车厢内应该也有要搭这班船的乘客。但因为警员们要在月台和车内进行命案的侦查，所以今天这个班次的开船时间要延后十分钟。

在距离上最靠近死者的乘客有两位，一位是五十几岁的女性，另一位是四十岁左右的男性。青森警局的刑警先问那位男性乘客：“这位女性是在哪里上车的？”

“我想她是从上野车站上车的。”

“当时她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

“好像是黄色的衬衫，上面还披着白色的对襟毛衣。”

“一件薄的、休闲式的对襟毛衣，而且右侧衣摆上还有灰色的毛线绣的M字样，是吗？”刑警说出穿在死者身上的对襟毛衣的特征。

“是的。”男性乘客立即点点头。

“她下身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刑警再问。

“下身吗？”

“是裙子还是长裤？”

“我想是裙子。是深灰色的裙子吧？我记不清楚了。”

“你觉得她有什么特别，或者说与众不同的地方吗？”

“没有注意到……但是，感觉她是都市型的女性，长得挺漂亮。”

另一位女性乘客的回答就比较准确了：“长头发，是个漂亮的女人。上身穿着白色的对襟毛衣，毛衣里面是黄色的，或者说是芥

末色的衬衫，下身穿着深灰色的裙子和深灰色的袜子。二十四五岁的样子。”

但是，穿在死者身上的并不是灰色的裙子和灰色的袜子，而是一般颜色的袜子和深褐色的女式西裤。还有，死者的上身穿着褐色的运动衫，盖在运动衫上的，是胸口绣着 M 字样的白色对襟毛衣。不过，运动衫和长裤可能是为了睡觉方便而换穿上去的。

“她来搭车时，穿外套了吗？”

“是的，褐色的外套。还有褐色的旅行袋……”

“是这个吗？”刑警从同事的手中取来外套，给女乘客看。外套的下摆折叠起来。

“是的，就是这件。”

外套和白色的对襟毛衣都还在，但是旅行袋不见了。应该是凶手杀死就寝中的死者后，离开现场时拿走的。

那个旅行袋里，应该有脱下来的芥末色衬衫和深灰色的裙子。对凶手而言，可能是那个旅行袋里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吧？为了得到那个东西就下手杀人吗？这是刑警的想法。为了得到某件东西，凶手杀死女人，然后拿走了女人的旅行袋。

女人的枕头边，有一个她留下来装小东西的小袋子。那是一个有拉链的塑料袋，袋子里有若干化妆品、纸巾、手帕、梳子、睫毛夹之类的东西，还有一个造型奇怪的汤匙。为什么袋子里会有一个造型奇怪的汤匙呢？

这个汤匙的造型真的非常奇特，是一个仿照鹤的形状所做的镀金器物，柄的地方是鹤的头和嘴，下面的中央部位还有铁丝装饰成的精巧羽翼。这个金色的汤匙，可能是以黄铜为材料做成的。刑警以前从没有看到过这么精致的汤匙。

“她上车以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青森警局的刑警接着问。

“没有什么吧……我上车后，很快就上床了。”女乘客回答。

夕鹤九号在上野发车时，卧铺车厢内的床铺就已经准备好了。

“不过，在上野车站，车子正要开的时候，她曾经隔着窗户好像对着月台上的什么人挥手。”

“哦？”

“她在窗边站了好一会儿，一直在挥手。那时候帘子是拉开的，所以我看到了。”

“真的吗？那么她是在和月台上的什么人道别吗？”

“嗯，好像是。看起来是那样的感觉。而且，过了一阵之后，她好像还哭了。”

除了这两位乘客，警方也对其他乘客进行了一些查问，但是得到的证词都没有超过上述两位乘客。列车长的证词也一样，他说：“死者相当漂亮，相当引人注目。但是不可能一直注意她。”

警方希望先前的男女乘客能够确定一下死者的容貌，但是他们都坚持拒绝。他们两个人都表示：在摇晃的列车中度过一夜，体力消耗已经是超负荷了，实在没有勇气看脖子被砍了的尸体。但是警方说脖子的地方会用床单盖住，再三要求他们看一眼就好，他们只好照做。警方掀开床单的一角，露出死者的侧脸，女乘客只是一瞥，就把头转开，然后拼命点头。男乘客受此影响，也点头了。其实女乘客根本没有看。

受害人的死亡时间推定为早上，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九日凌晨三点到四点之间。夕鹤九号上的服务人员说：“凌晨三点到四点时，列车的行走位置大概在常磐线一带，在驹岭、新地附近。”

夕鹤号是常磐线周围的列车，从上野出发后，开往大宫的方向，走常磐线。开车以后就直走，零点四十三分到达水户车站，零点五十二分再从水户开出，于四点三十六分抵达仙台，然后进入东北本线。列车行走东北本线后，会在一之关、水泽、北上、盛冈、一户、北福冈、八户、三泽、野边地等站停车，最后到达终点青森车站。

也就是说，夕鹤号从上野出发后，在水户站以前都不停车。出了水户，到达仙台站以前不停车。因为这是有卧铺的列车，为了不妨碍乘客的睡眠，所以沿途很少停靠。

水户与仙台之间的行车时间很长，凶手应该是在这段行车时间内动手杀人的。列车零点五十二分从水户开出，四点三十六分到达仙台，这三个多小时里，列车没有停靠任何一站。所以，凶手不可能在这段时间内逃逸。既然行凶的时间在凌晨三点到四点之间，那么凶手在仙台站下车的可能性就很高了。

青森警局的中山刑警针对此一可能性，询问了仙台站的站员和夕鹤九号上的服务人员。但是，尽管凌晨四点三十六分是个特别的时间，还是没有人看到仙台站有人下车。

因为旅行袋不见了，所以找不到可以证明那个女人身份的东西。她的外套口袋或钱包里，没有驾驶执照之类的东西，只有一张去盛冈的车票。

刑警还发现了一样东西，那是一张白色的便条纸，纸上的字迹潦草，写着“想死，已经不想活了”。纸上没有署名，却可视为遗书。白色的便条纸被叠得小小的，与那些化妆品一起放在那个小塑料袋里。

但是，真的是自杀的吗？中山如此想着。如果是自杀，旅行袋